漢陂集

渼陂集卷九

序

時氏世勳序

惟時氏之裔出自鳳陽其先曰時良起于步卒從高皇帝平定海内有功而洪武三年由總旗陞爲陜西西安右衛百戶百戶又屢有功進秩西安右護衛正千戶世襲而時氏之興遂矣良之子曰忠忠之子曰禎皆襲正千戶而或乃改衛有非其故云至禎之子清改延安衛後所而延安時氏蓋自此始天順二年清與賊戰寺子山力屈而亡有詔進秩一級然不幸無子其同母弟曰

瀆乃襲爲延安衛指揮僉事未久病卒又無子于是今
都督公其弟也乃入綴爲成化十八年公與賊戰清水
營凡三大戰有功于是陞署指揮同知二十有一年與
賊戰單塔兒斬首一級乃遂實授云而弘治七年公之
在威武堡也賊夜入寇不意倘忘備有所亡失左遷指
揮僉事其十年冬賊又入寇公破之水泉山于是復其
舊秩十有四年春賊由波羅堡大舉入寇公與戰柳家
灘大戰數日賊懼敗走歸斬首一級有功陞署都指揮
僉事充右參將分守延綏東路其明年乃復行賞賞白
金綵幣十有八年冬天子新即位上尊號覃恩臣

下于是賓授都指揮僉事云正德七年盜起河南廬鳳
諸郡詔右叅將統麾下千人往追捕之進都督同知未
久盜平于是進都督同知為右都督掛印平賊將軍賜
蟒衣玉帶將入覲天子已而四川諸郡盜賊復起于是
復以平賊將軍統麾下千人西出擊賊賊平進左都督
諸鎮延綏云公蓋嘗以平生經歷者畫圖為冊而太子
太保泉蘭彭先生題曰時氏世勲而公使使來命九思
序之九思曰天之將佑人國而生雄傑梟勇之材以捍
衛顯名也蓋有意焉乃若安排思慮為者非偶然也惟
時氏之興由千戶公良而下五世六人至清演而胤絶

沔都督公繼之郡督公所以自樹立者由今言之策勛
王家為時名將可述以傳者也而由其後觀之開府要
之衛坐收靖邊之績記于天子剖符定封施及苗裔
始河山之盟蓋可知矣然則公之大時氏之族者豈
然哉豈非天意哉而公之子孫思乃祖之遺風以及
公之烈豈可徒然無以為也此則畫圖之意也公名
孝子齋之額而高揭傳觀瞻望之如神蓋不止畫圖
之所載矣

秋夜燕集詩序

蓋聞孔父之遺程子則吾言終日吉甫之贈申伯則雅

咏盈篇故發乎謳謠雖契合之悰敦乎情者多述哀之
詞易稱斷金之利詩借伐木之喻斯理之固然匪可以
儌合而強致者也若乃面而弗心則馬牛之風殊未同
而語則瑟竽之調乖又豈有此唱彼酬聲狀連帙者乎
長垣趙君往在選部予忝同曹道誼之劘切有逾大參
李之友于也其後予乃被罪左遷壽州君亦蒙讓出倅
平涼輿議洊彰超拜二千石來守予郡予于是時罷歸
林莽館蒐箕山洗耳之節亦勵立園肥遯之志惜別感
讎瞻望弗及乃今茲孟秋有事郡下獲接于君話龍淵
之載合欣鵬鷃之並體君乃東歸清夜開閣肆燕嘉殽

多而且時旨酒甚其維清觥籌交錯詞以大斗咽抱槩稍緒言莫殫君乃授簡于予命爲歌詩以攄厥緼予不辭幟率爾成章君起賡歌予亦載賡于是所得七言近體名四篇而托之毫楮存而弗遺者所以識塤篪之迭奏衎雲仍之嘉話也方之古誼蓋殊代而同軌若夫去就之路則收而不一葭王之恫則予固有弗辭爾

送提學秦先生赴河南參政序

合州秦先生以按察副使督學關輔者三年于茲論績序遷爲河南左參政拜命且行于是關輔諸大夫學官弟子之霑被道化澤者遂洽再借則不可適教則甚惜乃

隆安訓導胡山留正學書院諸弟子謀所以贈先生詩
請允思為之言夫一藩之大地方數千里庠序百餘諸
官師布列諸徒萬衆乃以一人督之豈能徧歷其區而
日與之臨也亦第綜簡即繁舍要而任勞勢有所未可也
于是定之以條約申之以行誼課之以文業擴之以致
務歲以試之揚以勸之撻以記之黜以罰之若是者宜
未有弗化者也乃今天下齊學之師罔不由此然有化
不化者何也吾嘗求其人矣明足以辨妍媸而不肯公
足以僭實而不衒德足以範群士而可尊文足以追
古昔而不有若是者蓋未有弗化者也不然則言語徒

銓舉之不勤考課雖勤[illegible]耳吾嘗以爲胄學而[illegible]一其官則天下之士我能[illegible]之可以爲祭酒黜陟幽明達賢退不肖可以爲冢宰坐于廟堂權衡人物佐天子興教化可以爲宰相[illegible]先生之慈吾士也吾在林者見吾庠之士[illegible]惴焉[illegible]先生日與之臨泮乎其氣浩浩乎其文也端重雅飭[illegible]乎其行也閭之旁郡乃無有帶從者善嘗言曰先生自[illegible]矣及得[illegible]或有問吾者曰何以此屬先生也[illegible]曰夫古之用人者必歷試諸秩周于天下之務而後[illegible]加焉所以養廉裕才示不敢輕授之道也先生始[illegible]行人司[illegible]文[illegible]督學廣

覽名勝精研法比擬述文章品題士類所未歷者命嘗
之務耳喬嶽大河之間轄車所至甘澍霑足蓋無幾而
宵旰之意勤丹青之念與崇階峻秩次第于先生矣九
思塞必未能瞻仰肯學聽受陪言私心但為未能已已
況關輔之士乎況正學之官師弟子而親炙之者乎嘗
風雨之及晨慨斗山之載違情悃累積非可以一二說
也先生其無遺吾人哉

送王令序

予在翰林時叅見述職之典其年春正月天子郊祀畢
越旬日御奉天門視朝是日諸司始奏事于是方岳郡

縣諸吏咸趨御橋南跪免冠俯伏首至地待罪刑部尚書率左右侍郎上御街北面跪讀彈吏繼而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皆有彈文各推老成一人北面跪讀大意言方岳郡縣吏若弗能事事宜寘之法以示懲勸予所見凡三度天子咸口出德音特宥之以勉圖後效于是方岳郡縣諸吏不下萬餘人歡踴躍頓首謝已呼萬歲聲若春雷在空既退出翌日早具公服謝午門外然後吏部以黜陟上聞弘治壬戌吏部言方岳郡縣吏政有卓異不可但已宜稍稍旌之以勵豪傑于是推轂二人其一大明知府韓福其一宜陽知縣胡獻徵

皇帝覽奏甚喜命錫宴禮部未幾皆右遷蓋近代曠典予所幸見者也自予塵出守鄧簡伏林莽歷逹職者又三度矣未聞有所旌拔如壬戌時然山城僻野郊報不及或有之而罔聞知也亦國未之有也皆弗可知矣正德庚辰春又當其期吾邑令王君朝暮戒行李赴上邑于諸大夫謀有以贈請予爲之言君固多善政茲行質書在藩臬考覈在吏部竟著天子勵精圖治復舉先朝之典則夫嗣韓胡二人以興者其王君乎是未可知也若夫奉天奏事乃恪待諸吏予偶及之云爾

太師端毅王公奏議序

公舉正統戊辰進士出入內外且五十年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壽九十有三歲卒贈太師諡曰端毅其孤忠大節之著有贈諡之誥有載德之碑有哀死之誄其文章存者甚多而奏議為最盛自為大理左寺副至南京兵部尚書者六卷兵部尚書王公憲為御史時嘗刻于蘇州御史程君啓充為知縣時復刻于三原其在吏部者九卷藏之公子太常卿承裕所知縣王成章從諸生求得之以告于巡按御史曹君珪曹君曰久矣吾慕于斯道今幸獲見之是盍我師知縣其合前六卷者刻之題曰太師王端毅公奏議播之四方詔後世焉刻成

嘗君命九思序之九思讀之終卷仰而歎曰嗟乎世復有如斯人者乎剛而弗屈也明而能盡也直而不飾也公而不衒也婉曲而有味也其汲黯陸贄之流乎是故天子嘉其忠豪傑讓其美蒼生誦其德夷夏仰其名夫豈一朝一夕聲音笑貌之爲乎孟子不云乎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公蓋其人焉夫自都俞風息義理不明道德放失志氣卑陋耽祿者多患失之心全軀者拋憂國之謀知弗遠者蒙覆餗之恥事虛文者爲駭俗之行知而自默者貽社稷之憂嗟乎責受朝廷之倚毗身繫天下之安危適祿祿至于斯也是公之異人也昔者主

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嘗廢書而泣司馬遷讀晏子春秋謂其犯顏敢諫也願爲之執鞭蓋其中有以合也故士有曠百世而同心者君子于是刻也可以觀人矣

瑞芝詩序

夫芝者草木類也產之于地潤之以雨暄之以日噓之以風然後其質凝焉凡草木之有生未有不然者也芝生最罕根土而葩者可采而茹摩而復生可繼而有者商山紫芝是也漢元封二年夏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于是作芝房之歌夫芝產房中不籍乎風日雨露者也然猶根土而葩與諸草木者無甚異也而歌頌與

爲以爲王者之瑞得天之道應地之符參日月象天徵
彼之莞弦薦之宗廟備豆籩燕饗食然未聞其産于穴末不
土而根者也明正德某年某月山東巡撫都御史政事
之堂座右柱舊裂而隙乃于其中産芝共本二十四莖
赤如珊瑚黄如窖金華而不韡韡洞徹光明瑩如堅冰傳
聞道路覩目駭觀當是時僉都御史濠江王公會當巡
撫之寄于是巡按監察御史某以告于藩臬長貳而曰
夫芝者仙草也陰陽調爕和氣融液然後芝乃生焉在
于其國則君臣正政事理在于其家則父安子順家道
雍睦今不于他所于巡撫政事之堂嗚呼休哉惟巡撫

公敦德雅度度越中朝膺帝簡命涖茲東土思甦民和克勤朝夕旌廉滌汙感惠並流愛養元元如保赤子上協天心風雨以時嘉穀用成百姓給足播德之頌興謠土之風和天乃下瑞以表有德爲當世勸是故芝乃生焉然又發于木隙不土而根前古所罕聞典籍之未載者也不有歌詞曷以昭盛德詔眾世于是相率賦詩有比有興四海之英聞而和者又若干人未幾公以副都御史來撫關陝九思得以覩焉而歎曰嗚呼盛哉至矣不可以復贊矣夫瑞公者芝瑞朝廷者公也公當入侍天子統百官均四海使天下後世仰而慕焉若景星鳳

原者斯固九思之願也是故濬稱之序

序東谷先生考績北上詩後

東谷王先生以易學起京師登進士爲峴山令峴山小民無弟佩戴先生者獨不得于峴山之貴人用是改盤厓盤厓多豪猾姦隸譽毁蜂端即令帖帖即已或震動姑豪即起訟不可撲滅至罷落乃已令以故至者率幾輙自庭積弊負逋諱累八九年盤厓亦因此稱爲難治東谷先生至一切繩之以法若是者三年即逋餉完諸豪惧拳首竄匿膽落莫敢猾者小民煦煦仰戴若赤子得慈母去年巨豪不自意復起訟臬司是時先生已名動闕

中諸大夫習知舉措即退家不與共鄉井邑中靡然益愛慕先生至是先生以考績北上于是學官弟子不忍民之無毋采其風謠播爲詩歌以贈先生九思先生友也居田去盩厔近愈益習知舉措今覩作歌意或未能盡之乃爲叙述其後庶幾先生有以鑒也然令吏部亦習知崐山之故合盩厔之政宜以臺諫處先生至于列卿台輔盖自兹始然先生所自立者可無慎之哉

春雨亭夜飲離歌序

序曰厲志亢節者君子之高蹈由衆而悲喜者恒人之情也有所托而鳴焉者風人之音也擊劒悲歌者烈士

之行也東谷王子燕山之豪傑天苑之精英出宰峴山沮于韃狚改滋蘩歷于茲三載鋤吞暴橫培植善類曾道而行不訐于勢不求于聞終始不渝以慊于志盖古之君子儁志而亢節者則東谷子其人焉夫彰幽疏滯聚賢以稗國者監司之任也而薦書不及于東谷蹤跡覆感于攷覈無亦悲喜之由衆者乎東谷子挾其成績叙于天府過鄠杜之下別于渼陂子渼陂子視其行李蕭索無何有也然神采英聳四體益舒慨乎其言洋洋乎其氣也渼陂子與之飲春雨之亭酒酣耳熱悲歌擊劍聲振林樾烈夫志士感激興歎上視古人恐或未之

過也于是遂以其歌贈東谷子焉而序其所望益亦老
于寓人之意云爾

榮歸錄序

榮歸錄者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岡彭公作也公在
朝以病乞歸既得報同朝公卿大夫作爲歌詩以贈其
行道出陝藩若撫按及藩臬諸君子亦作歌贈公吾西
安郡守趙君彙而刻諸木以傳以九思爲之序或者乃
曰夫大臣身繫天下平乎其位也其心皇皇焉慎其道
之不行而責之弗能勝也有故而去則其身若可以少
安也而心之在天下也固不能一日忘焉此其故何也

蓋望之重若泰山之深愛之人千萬報之隆公自為都御史以至尚書宣力四方維持國本大臣之道幾無不盡今者一旦病歸頎切切焉以為榮焉公之心無亦若是歟也九思則曰榮其歸者詩人之意也非公志也夫君臣之義終始為難進退之節完者亦罕二疏之事光照漢史後世猶以為榮而況于親見之者乎是故有歎息泣下共稱其賢者此則詩人之意也且今聖天子勵志中興人惟求舊公以病告識意惻怛不得已聽歸而宵旰之念固有拳拳焉公年未滿七十聰明內蘊近賢舊持補何患不已未幾天子有召當以復起以有為于天下

其何可以忘也故詩人之辭往往及之不獨崇其歸焉讀是録者尚有以求公之心可也

白閣山人遺稿序

白閣山人者予舅壽夫其自謂也壽夫從予學舉進士于古文詩詞未嘗一一置意焉及舉進士爲御史郡守力未暇以爲間亦應酬述作乃復棄去不甚省録及爲按察副使以歸方將極力爲矣乃又不幸死嗚呼惜哉茲求其遺者與奏議數首刻之傳之子孫庶斯文之不泯也若其修德守官之實可傳子孫者其在墓志語中故不復述云

贈楊克誠序

夫昆吾天下之利器也陸剸犀象水斷蛟螭功用之著也然其始也水以淬之石以礪之而後功用可致也楊子克誠燕山豪傑之士也舉進士授理官于西安夫西安陝省之內郡也獄訟繁夥其什倍他郡然猶其職也其外有將迎之勞有幹委之冗簿書期會之煩祁寒暑雨之不可已也故于其至也人或[illegible]子[illegible]之楊子乃中自喜曰此吾致力之秋也[illegible]洋洋乎無或倜也若是者三年罰不濫及非以市恩也惡不咨貲固非有慼于我也上之知我也不以[illegible]其不知也不以加戚焉

吾屈權盡其禮之所宜者而已也其久也德浹民懷歌
誦載興都御史御史總制之于潞泉之大夫憐才重學
推賢表能走諸閫幣之使形為刻薦之章亦既備矣而
揚子亦援例若干人者成行卒去新守廣川趙君與同
寅諸君子以書抵予曰不可無贈夫揚子當世之昆吾
也而西安者滸濱之具也是譬之抗鱗廟堂之訏謨者
陸之虎豹犀象也揚子其往哉可以歷試之矣不迎刃
而解吾不信矣夫神物有靈上于斗氣未久廣川諸君
子起而並遊于闕下矣若允恩者老于農圃飽食終日
能無馮驩之彈鋏斯亦幸矣空拾長華之語雷煥固非

其所能也

太夫人劉母壽詩歌詞序

松石劉先生養親和會自郡守擢按察副使督學山西先生以母太夫人秦老在堂疏乞歸養歸養三年而陝西督學副使以缺員告乃起先生先生乃復疏乞終養不許于是先生不獲已辭太夫人入關然其心無日不縻下也今年太夫人壽登七十九月某日是維誕辰關中諸豪傑多先生御史時所舉士於是相與作為歌詞以奉先生為太夫人壽命九思序之弘治庚戌九思始走戶部見麻城劉公舉春秋第一人吾洛大夫也心竊甚

之欲謂以先進表微也其後門公為豐城令有德在民
不幸早世民為身後立祠歲時嘗不斁焉正德戊辰
予忝舉之翰林松石先生與予弟九峯同舉舉春秋為
二人予見而奇之問之豐城公之子也自是與之通家
契愛如兄弟然未能登堂拜母恒用歉然先生其後自
手筆擢御史蹶而復起累秩至今然其失怙早孰曰非
母太夫人之教也夫古稱相夫者曰樂羊妻矣未聞其
教子教子者曰陶士行之母然其夫則未之聞也獨歐
陽文忠公之母夫人佐其夫為廉吏導其子為名賢人
到于今稱之而太夫人其得無以之乎夫豐城公諱[illegible]

之蹟克配古人哉嘗讀國史乃稱子如松石介而弗移材可大用舉世仰而望之蒼然屹然超徂來埒衡岳焉夫勳業若王行文章若文忠公蓋得少之而太夫人所以以不朽者寧不在茲乎寧不在茲乎予聞先生有子二人復以春秋舉日侍太夫人太夫人喜忘其子之不膝下也諸豪傑之作亟宜寅歸付二子歌焉為太夫人百千萬年壽

元老人靖邊詩序

少保晉溪先生王公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制陝西邊務開府固原于時上曾眷責職方修邊

抗我師爲禍甚大貽朝廷西顧之憂公曰土魯番舊稱臣久矣御之失宜故至此我其撫之撫之不聽然後問以爲彼亦無辭可藉說也于是撫之果降修貢罔敢或奕先是各鎮士馬各守其地不相及北虜往往竊入我境拒之則無人覺而逐之則有甚不易者公自畫以各鎮士馬凡虜可入之地紛布之以拒其入謂之擺邊以語諸巡撫諸公諸公訪于軍中老而諳事者咸以爲不可公笑曰吾畫已成第俟之可萬全無事已而果然于是邊人頌之以爲降土魯番者詢謀僉同公之雅量也或可學也至于擺邊之策神識獨智公之才不可以學

而能返于具爾中大夫士聞之作爲歌詩以紀其盛題
曰元老靖邊云而涇陽進士穆文英走使鄭杜下屬九
思序之夫六月之詠平玁狁也采芑之作服蠻荆也由
今日視之師不與于六月士無専于采芑而邊靖焉則
夫嗣遺雅之音以流于萬世者宜何如哉宜何如哉公
未久入侍天子爲四海致太平盛德偉績紀之太常備
諸國史蓋不止于靖邊者云

記

西軒記

西軒之所存其外則芳香馥郁若唐黃紺碧蔓絡而挺秀爲草卉花樹之繁其中則天府之書嶧陽之桐端溪之石中山之毛穎秦漢之篆籀古今名家之詩由其遠以望則雷首諸峰蜿蜒負扆森若擁戟來若拱揖陰晴晝晦變化而無窮其近則碧瓦丹楹挾雲霓繞闤闠主人于是靜居而樂焉日誦書史作字與書鼓琴客至輒相與其談凡理亂消長人物用舍之故既去則復誦書史

作字與書鼓琴有客自西軒來爲述其主人之意曰主人既構西軒以居曰吾嘗居于西而軒又吾構也吾聞古之人居則有名稱焉如稱吾軒曰西軒則不俟辨論講說而知吾之西軒也豈不可也遂定名曰西軒又曰軒不可以無記子其圖之矣生于深宮之中酣于富貴之習溺之則愚抗之則驕侈之則娼縱之則隳訖易事也非有穎拔超悟之資未能或異也然則風雅如河間樂善如東平豈不偉哉彼固所謂穎拔而超悟者也孰知千百世之下亦有如西軒主人也西軒主人將非聞風而興起者邪詩曰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主人有焉

主人者其□□□□至之孫□□□請記焉侍御史蒲郡秦民望也

壽州修城記

壽州城其周以里計十二有奇其高以尺計二十有奇西濱湖北濱于淝水按志脩築者宋嘉定間都統許氏而遺其名國朝洪武三十二年指揮蔣賢重修俱無碑刻紀述歷歲滋久西北瀕水善崩崩壞者多東南則間亦有之正德辛未夏四月晦鄰境報流賊且至知州黃裨吳君節判官維陽于君瀚與予二人者督率民兵為城守計吳君曰城守上策莫先完築何足在我矣我其

圖之圖未成會天大雨弟十日既晴三日又雨于是大水西北滉漾灌城城注溢然入水水卒落無事已頹城益崩塌弗完矣君曰是則惡可緩也我其陶磚于野伐石于山不足則繼以北門廢橋之石石乏則易以公美不足則募諸富民之好義者人出則城鄉壯有力者更爲之圖既成會疾病欲解官去弗果于事其年冬判官西蜀姚君曰謨走自太原高君岡相繼至郡越明年壬申春正月于復罷歸是時盜賊[illegible][illegible]弗果行其二月中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登叢公奉上命巡視鳳陽諸郡按部至時登城望曰壯哉郡俾城郭完

又豈憂盜賊哉乃進諸生曰孰能了吾事者咸曰無知州若也然疾病不可令惟判官于渢能其可使也公問于君曰將何爲君具對如吳君所畫公曰善復問州衛分修如何對曰舊約以十分計衛七州三州之分地在東南隅公曰不幸事洶洶如此彼惡能多辨也其南北中分之遠成勿怠怠則罰速則賞不汝誑于君應曰諾乃卜三月十有六日即工工半而代于者天台林君毅亦至郡五月五日工告成叢公大喜以爲于君能矣命教官一人至郡勞羊酒緞幣會君將以母喪去任而壽之大夫士逸老百姓走告予曰願爲記俾來有考也是

役也人匠以工計二萬有奇石長短以尺計一萬三千磚計萬箇石灰以石計六千一百四十五食米以斛計二百有奇所修城橫以丈計二百六十七而計其終始財五十日云成功速而民不勞財用滋而人無異議者于君其知使民者歟春秋一臺一門雖小必書重民力垂法戒至深遠也君受胡傳春秋其達于義者歟人曰知州吳君之經營孫姚諸君之贊畫胡能無也予則曰總其功皆叢公有也夫此城不修且百年因循破壞至于今也或沮于文武之未協或憚于財力之無從向使公不至不嚴于限者必修即修其成功必不若是易易

也且修于衛者亦以完告自今壽之人世守無疆之休則其載于公者有無疆之澤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公其有焉予故特書以詔于衆以貽後之人俾相繼圖之勿視于壞也

壽州正陽鎮新修河渠記

正陽鎮在壽州南六十里淮水自桐柏來直走其西人家百來而居幾七千戶舟楫所通四方商賈無有遠邇畢會于此物貨之委積精粗美惡交易而後退惟人物昜寖惟聲伎繁惟居室美好惟服食器用侈于昔由淮西望之帆檣林立屋瓦櫛比煙火雲接南北數里連絡

如練蓋中都第一鎮云上即位之六年正德辛未江北諸郡盜起盜嘗至穎上迫于正陽居人戒嚴率無事越明年壬申春二月兵備僉事樂平李君天爵巡行穎上會盜數千人亦同日至攻圍甚急盜又數十騎東行劫略去正陽二十里所人乃大恐訛言驚擾爭走逃避相蹂踐有溺水死者當是時文登叢公自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視廬鳳諸郡會出按部聞穎上圍跳驅至正陽其日盜聞即解去鎮之父老豪傑相率頓首謝萬人之命賜之更生公進之告曰夫難虞者變易失者時此鎮繁華誨盜之地盍思永圖以輯爾後不

然終憲宗何僉復于公曰惟西長淮之險可恃無恐甚
三面受敵若浚土引水水以環之土以垣之垣以樓之
人以守之是亦一策公曰俞我其視我視已曰可度地
得千二百二十有六丈度人得二千六百七十戶公曰
河廣惟四丈深半之工力則視其戶而上下之三面爲
門門有樓有橋垣之上爲樓十有七所離列惟均名曰
敵樓凡樓則選諸富而義者獨爲之否則數人合爲之
予爾何如父老豪傑齊應聲曰幸甚乃進鳳陽府通判
方賓公曰爾則服勞在外恒往來于茲爾督又進宿州
判官候經曰爾經爾有職守恒在茲無他適爾爲曰籌

實曁爾經其遄即功無戾于小民尚懋敬之未幾報河渠成又未幾報閘報橋樓成經始于三月壬戌訖工于四月甲午凡三旬有三日凡三十萬工父老豪傑睹厥成功歡忻舞蹈會代李君若濟陽孫君磐東行過正陽咸走告頓首具言不敢忘公將有為不朽計相率問可不可孫君曰夫大臣有功德于民為民所歌頌勒之貞石為後世法禮亦宜之僉曰如命于是介生員高科來請記于致仕壽州同知王九思九思曰傳有之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惟公不棄我民恐罹于凶盜樹之遠圖為子孫世世利以保有厥家惟我民欽哉欽哉公罔敢失墜曰

子若孫其惟我公是念是祝罔有遺于後是惟有以詔之是不可無記惟公地官大司徒之副佐天子理萬姓尊大貴重文武之材小民無良弄兵于山谷乃假借公平定安輯之兵革既寧歸復于王家崇階荐晉勳勣克氣作霖雨功萬世備載國史紀之太常是又九思所深望公者公名蘭字廷秀庚戌進士歷官給事中通政至今秩併記于此俾後之人有所考

壽州同知書屋記

壽州同知賓館之東有園僅一畝其北為屋南向者五楹析其三為退食之地然卑隘弗宏亦弗詳其始作者

正德庚午冬予謫居于此幸其地僻事簡同寅又皆賢明長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逌取離騷經左傳漢書論說其中郡士張昇來曰願受教予弗能拒也越明年范慶蔡鑾莫介夫龔王立黃海張曉熊治夾龔俞澤周京貲壽許澄周熊來又高科曾蘭駱包悱來兹十有五人者每見予誦說經傳下上古今論文章論詩問民所疾苦其年冬予復罷去會盜起弗果行又明年壬申夏四月代予者天台林君世烈至郡數過予而曰是屋也先生既去當葺之使新奉書關中請記勒之石陷之屋壁以簡俾後有考也又兩閱月予始西歸既歸之明

年癸酉累以書來曰學齋之完已逾若淮山之石矣亭
俯而歎曰嗟乎世之乖變遷謬齟齬不類孰有過予者
乎自翰林出爲吏部又出爲壽州又以天變罷斥棄去
而嘗世所謂賢人君子奇俊磊落之士聞說王九思蓋
惡者半笑而譏之者半其知者蓋益鮮而況愛之惜之
既若而復戀戀拳拳嚮慕之者乎何以得此于林君也予
在壽州舂年恩未洽于民適有媢予巳其後泯泯罔有
聞于人也林君名臣字之孫備得其家學施于有位民懷自
令其家藏詩文不失予則甘棠勿剪勿伐則是屋
也異日之甘棠矣諸士游於能文章隸筆名世將必有

謂名南之音者子言[illegible]予言何爲哉

遊山記

正德戊辰春二月癸巳夫使山人何子仲默校李[illegible]社其暇約子遊南山諸[illegible]處云丙申南行二十里抵金[illegible]寺寺背山下出泉伏流循座下至院發爲井復伏流至門外達于平地爲溪院內有時灌井木則閉井北口上水其山下出泉處亦發爲井瑩澈可鑒由泉西緣岡南上抵山半樹木離列可安几席乃坐飲數觴下出寺東行半里許抵化羊宮宮東澗水出焉道士引別支經流宮後飲時則接方入水于釜由宮後南行度一

小澗陂岡其上平坦可敷藉豺多檜東臨澗水淥然坐飲移時甚樂也何子有詩出宫門北望則嵯峨九嵕諸山隱隱若黛並山東行三里許抵章廣寺南向坐想圭峰存前如八拱揖又東行七里抵草堂禪寺即所謂草堂者也蓋姚秦時鳩摩羅什自西竺來爾時未有寺也爲樹草堂譯經其中其後建寺始定今名而俗猶呼爲草堂寺云寺基宏敞前殿壁畫甚古西南隅爲鳩摩羅什墓塔有亭覆焉前朝詩刻僅存壁者多獨金趙閑閑公詩說爲盛明道先生詩註云寺在竹林之心其竹盖將十頃乃今根株盡矣獨寺後銀杏四株上溥雲漢亦百年物

物也溥暮何子許成齋子登子老懶弗堪浸應曰當造
賦之相與大笑出門門外諸峰蒼翠如畫東南林溥寺
有唐圭峰禪師塔碑裴休撰其南入峪數里為紫閣峰有景
布有寺景特奇絕何子以公事未及夜二鼓回至縣云
明日丁酉何子西入盩厔又四日縣令王子明叔折簡
邀子西遊樓觀子辭不赴役者五至而子命駕首日壬
寅望也比至則諸公已先在方從紫雲樓而下象蜀逆
子笑曰王子太俗盍西溪張子用昭至自華州河濱段
子德光至自長安渤山康子德涵至自武功獨子近乃
獨後至固甚可笑也乎是由何子以下各操觴罰子

即大醉王子明叔請至方丈具飯飯已乃相携至老君殿臺上席地對月坐飲已又起入方丈環坐何子卧榻于是康子鼓鳳啼歌予所製越調曲感激憤懣諸公擊節歎焉已又據席飲何子曰不可無詩乃先成一章諸公皆和而予獨不能乃自爲一章張子康子各爲一章贈予詩就漏下四鼓矣乃寢明日癸卯王子明叔邀予登紫雲樓樓兩層其上爲玉皇像北面其後及壁南面爲山水人物畫圖蓋甚奇非今人筆也憑闌一目千里何子段子有詩既下與諸公觀老子繫牛栢栢下石牛卧焉予[illegible]南行四五里抵說經臺盤屈而上絕頂爲宮

三楹中塑老子尹喜像其四壁畫前朝君臣逸士像蓋有功道德經者前門內古栢一株俗說既死而聃鍼之活誕不足信何子于宮前碑側書子六人者姓名邑里經遊歲月云巳乃坐後殿廊下飲人得一詩王子明叔又請西遊仙遊寺于是下臺轉折西行既數里見山麓一塔巋然問之唐一行僧塟塔也又數里過康子彭麓庄何子有詩又西行數里轉折而南道路甚險東崖山西岸黑水下視毛髮森竪行里餘天氣昏黑與諸公相失路愈益險肩輿不可度予夾兩僮僕走既數里轉折西行度澗橋危甚又里餘抵寺寺榜曰普緣蓋此地故

有仙遊古俗亦因以其寺云寺四面皆山黑水經流其門盖真區也是時何子巳先至未久諸公亦次第至于是舉酌相慰勞又乘月走寺前後至夜分乃寢明日甲展登毗盧閣已乃觀殿前石塔塔下空中塑一病佛側臥且死諸羅漢按摩哭泣顰蹙備極情態康子戲曰佛亦有此無常邪相與一笑巳乃出門門西瀕水二石塔上刻吳道子畫諸佛像有東坡題名北岸山上泉下瀉于溪水有聲其傍石洞後漢馬融嘗居焉何子欲校射乃設侯連發三矢連中子與諸公辭謝巳乃入僧舍坐飲人又得一詩于是何子曰嗟乎勝地不常良時易失

嘉朋難合樂事寡逢斯遊也一舉四美備於予其盛矣乎然吾東至普堂而歎鳩摩羅什之倡佛也西登說經臺而惟聃之遊夫道也夫二子者二教之宗仲尼之罪人也今其骨朽矣化爲灰塵蕩爲飄風矣其無憾乎是不可無記是惟渼陂子長有以宜之日中予揖諸公曰盡歸乎諸公又大笑曰王子又俗矣乃相與別去明叔至是使人來取記將併詩刻之木其年冬十月丁未也

渼陂山人王九思記

重修咸陽縣城隍廟記

高皇帝平定四海爲天下神人主肇稱殷禮秩百神之

祀乃許郡縣城隍立廟以從事蓋祭法之言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而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有藩衛之功故獲其安者思其本蒙其庥者報其功吏奉朝命爲郡縣者其始至若日日視事則于今夕齋戒宿廟鷄鳴起祀神誓言不敢殃民殃民者神其殃我無悔祀已然後視事月朔望則謁拜廟下春秋則合風雲雷雨山川祀之其三時厲祭則城隍主之以禍福民者爲令高皇帝所以建萬世之業度越前古者蓋禮嚴而慮周如此其一節云洪武四年咸陽縣吏首奉詔令立廟于縣治之東至正統時加修葺焉而成化七年知縣

祁州李君經撤舊作新規摹宏遠事在紀功之碑後十
五年而為正德十三年廟又寖壞其年冬會知縣底君
以進士治茲土君河南世冷城人也名蘊字良始至謁廟
大懼無以安靈禍慶非事神之禮乃十四年春正月大
集郭內長老民至廳下告之曰吾欲云云官有守弗暇
我為若主食貨若為我董治力役則何如其可乎不可
也報乃推出崔文奎者數人從容對曰茲廟不修且壞
人人有心其孰忍之從茲我民有神君敢不盡力君曰
以奎前若亦治若屋以貽若子孫乎慎勿棘也棘則不
固矣不固則易壞後其謂何數人者齊應曰敬奉教于

是即工越明年秋七月工訖君率數人者謁拜廟下以
成事吉而起立周視則覆瓦鱗次淫雨不憂黝堊燦然
照耀榱宇殿門廡柱髹漆加焉皆完周整覆之迎一如于
是而校諸往昔若增而高若引而長若敞而明若創而
直其數人者以其食貨力役之費上復于君曰是役也
不可無紀乎來請予為記予歎曰底君于是乎能其政
矣夫敬者神之應也仁者民之歸也忠者君之資也而
忠其君者仁民之臣也仁其民者敬神之吏也是故能
事神而後可以使民能使民而後可以言事君矣是役
也忠仁敬三者備矣故曰能其政夫一邑者天下之則

也宰相有縣令之擢也密君能其政于是乎可以善天下矣請勒諸石貽後來者俾永有式焉

一鏡亭記

古之君子其進而有為于天下也憂勞勤瘁竭衷殫智靡所不至至其勳猷茂著而名立志慰奉其身以歸也于是乎有巖石之趣有魚鳥之適所以紓情寓興游藝而養心忘老引年之樂也若相州韓魏公洛下司馬君實有堂有園陶然以居衎然以游于以暢其後樂之懷而完令德保終譽非不休也然莫能以多見者何也盖勳爵之于人也如飲醇酎未有弗酣如蟻之于羶未有

常集如鐘鳴漏盡夜行而弗止挾殘吏跋強顏靦列于
是有龍斷之誚有蹲鳳之譏看北山之文有靈澈之詩
或者以為林泉之福甚于鐘鼎明農之逸孰與覆危信
斯言也則夫騈首就位終其身而弗獲者分使之然也
天也非人力也吾陝隴郡李公起家戊戌進士為行人
御史遷按察僉事又七轉而為工部尚書尚書歸老其
鄉乃作屋于城西之圓水中名之曰一鏡之亭公在官
中外幾四十年為使而專對于四方攬轡澄清于遼東
治水功成于河南弭大盜于湖廣旬宣于兩藩持憲于
外臺其在南都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而稗于天子惠

于四海由古人觀之果如何也則夫斯亭也其與獨如之園醉白之堂殊代而意同乎否也亦其有以獲此者果出于天邪非人力也是則公之完福也不其盛哉不其盛哉亭作于正德某年某月某年某月落成而宴之所有若巖壑石之趣魚鳥之適景分類析措爲聲詩遂之從者歌以侑觴而壽公于無涯也

世豸堂記

豸者何豸神羊也神羊善觸邪佞古者御史職觸邪佞故御史冠豸冠象其職也又國有大事則御史豸冠朱衣纁裳衣白紗中單彈之明興稽古建官御史豸冠豸服

法先王也世務堂者何山司憲郎嵩藍公嘗爲監察御史越二十年而嘉靖癸未其子田復舉進士被選爲御史于是鄉國大夫蹐公之堂賀公而曰茲堂也父作子述世德作求著實揆義名曰世務之堂于以壽公明孝而勸忠之道也記者何御史君持節隴右謂其友王九思曰子爲記蓋公命而御史君行之以終鄉大夫之意者也記曰昔者弘敷五典則有若君牙世爲司徒忠貞顯名載諸古書沉酣經籍則有若司馬遷世爲大史包羅萬古爲文章宗舍是而貧聚之相仍奕葉之相聞世非不有也然忠貞于君牙何如文章于司馬氏何如哉

承列焉孰知千百世之下善繼其父者有若御史君也往時弘治中司寇公為御史屏邪進良畢智殫慮為天子輔當是時赫赫烈烈聲震朝野九思蓋嘗聞睹稽覽累歟陟于九卿至今稱御史者剛嚴博大咸歸于公云而御史君嗣之而如龍淵太阿方離于匣瞻之者慴畏之者避于今稱御史君者咸曰剛嚴博大克肖于公云然御史君舉自童卝踰三十年而後舉進士為御史六經諸史先秦遺書靡所不習發為撰述爾雅洪麗九思往任京師亦嘗聞諸吾君芳之忠貞司馬氏之文章于君切有望焉則其所以繼于公而世其業者蓋不獨一

爲郡者是故爲之記以復于君且致夫忠告之意云

固原東路新修白馬城記

嘉靖壬午以來陝西邊鄙多事是時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遂菴先生楊公方致仕居京口其乙酉春天子用廷臣集議起公公辭至再至三有詔改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師西征公既至開府固原所以朝夕籌畫者邊防大計靡所不周而又廣視聽益聰明嘗下令許豪傑言事便宜于是守備固原都指揮僉事劉君文上復于公曰固原故我馬内馳之區也弘治正德中明公奏議于中路預望城

增設平虜一所其西路紅古城增設一堡募土兵官操備虜其如此乃于東路入寇以撒都城白馬林爲穴由此而南深入至于平涼而嘉靖壬午虜大舉入寇時正由撒都城也任贊妄議以爲撒都城之地不可無一城也于是下固原備苑馬寺勘議指揮符深圍長張子儀合辭言曰夫撒都城者雖界清苑草場然地勢孤懸久不牧放且其地善水草頗稱肥饒宜亟築城以斷虜道使其白馬井墩堡亦宜改築近水展築月城占據水頭使虜騎不得以南向飲馬洪寇患可息固原其寧請云今參政戍君文思時以按察副使兵備固原公乃進

告之曰夫成功者弗計其費圖久安者不憚其勞若撤都城之役是也其會同都指揮劉文卜日興事乃是年八月初吉工興十月以成事告蓋城周圍以里計之四高以丈計之幾厚得高之幾更其名曰白馬之城作南北二門南曰永寧北曰阜康皆公命也城內作官亭二作倉廒若干楹是役也力則固原平涼軍民及清平萬安三苑卒凡若干人食則固原州及彭城板井廒米以石計若干器具稍把若釘鐵磚灰木物則官爲辦置銀以兩計若干既乃照例懸賞募士千餘人設操守守堡官各一員每士給近堡田百畝給種俟十年後量徵子

粒備本城用而是時移檄巡撫陝西都御史王公行令
布政司于原坐附近城堡厫米量撥本城以備按伏官
軍乎是固原之地中路則有須望西則紅古東則今有
白馬保障之形既建操備之念恒存則虎山以北虜騎
雖入平凉以南郡縣可安枕而卧焉成君以爲不可無
記乃命之九思九思曰予古有之禦戎之道守備爲本
故朔方城而玁狁襄詩人美其事備諸歌詠至今讀之
穆如清風雖然必有南仲而後朔方可城也白馬之役
固善向非少傅公神識絶智時乘群議則亦未能一言
而決三月而成而若是易也夫公之來也所以重邊務

報天子者固不止此未久義伏境寧嘗履人侍天子處
內閣理元氣為四海作太平蓋其豐功偉績樹之平生
載之國史傳諸萬世者尤不止此此特其末事云

陝西固原州新建總制秦公祠堂記

戶部尚書山東秦公弘治中嘗總制陝西三邊而固原
乃其開府之地公去二十餘年而嘉靖乙酉冬邊人思
公不置欲立祠固原祀公于是監生馬文輝以其邊人
之意呈于總制今太師邃菴先生楊公公以命于參議
按察副使奈君濬奈君卜地得州城之南二畝許設壇
面允蓋經營踰年而祠堂成堂凡三楹重門中施周

垣孔峻而堂之正位則秦公之像設具焉脩髯廣顙豐頤
筋儀然于是士民商賈遠邇之戍卒聞風奔走瞻拜祠
下莫欣欣焉者公之復涖于茲土也蓋二十餘年所以
思公者至是始大尉無成歎矣蔡君以爲公之德無窮
祠則或有時圮乃遣使告九思曰子其記之刻諸石以
告來者庶幾詞而尊之以永邊人之思乎此固帝師遂
庵公之意而淳奉之以周旋者也九思曰予爲兒時父
老稱說西安知府蔡公古借良吏以加焉及公總制三
邊而是時九思承乏翰林[illegible]續得于鄉人之傳說
者又與楊德初預修敬皇帝實錄同列爲公傳會萃書

甘心于公故于公之邊績未敢盡述焉而九思于是未嘗不扼腕憤恨也乃今得以執筆記公祠是豈徒邊人之慰也實九思者之大願遂矣盖公之在邊者三年其始總制固原諸路軍務其年弘治辛酉冬也明年壬戌春正月甘凉諸路備禦宗官軍以連年貧乏告乞休息鎮守武安侯鄭英執不可以爲虜猶在套也公曰草枯馬瘠虜必不至既而果不至所省芻餉豹不可計公以備邊之策惟戰與守于是稚演古法造兵車造火器巳乃修豫望城修石硤口修雙峰臺三城又于金佛硤海子口七堡甃石爲垣累鐵爲門凡城與堡皆以絶虜道衛

居民焉而公于是年夏復受勑總制三邊云乃命三邊與其腹裏修城堡關隘以處計萬四千一百九剷崖以里計三千七百餘然是時固原之地城市煙火甚荒稀而貧也公乃拓其外城癸移批驗所塩物于此自是商賈雲集物貨流通人有貿易之利官得經費之資公曰富矣然教不可以不興也于是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才彬彬焉相繼出矣其後邃菴公至見而歎息焉以爲秦公文吏即古名將其又何以過之故于邊人之請爲亟諾以行繼邃菴公至者兵部尚書荊山王公也予新祠之建成而落之洙切景慕敬[illegible]書于是得以行

其志焉九思則曰遵韓范之跡者秦公也休休焉善如己出者遂庵公也仰止鄉先生者荊山王公也按察秦君身于行義其舉風憲之職者乎是則皆可書也秦公諱紘字世纓山東單縣人起家進士爲御史知府布政使都御史侍郎以至尚書其孤忠大節具載家傳茲不考著者其在遂人者使其歲時展祀之餘止而誦焉以考公于世世云

鄒序精舍記

大中丞張公汝霖以使事入閩[illegible]告九思曰[illegible]水之陽先塋[illegible]春明生[illegible]

欽羨之豪路積燈若割芻纖毫之若屛居常容與其間得致
俯仰造化冥識至理也因對之曰淅屛精舍云云
此屋若斗然子其爲我記之以不朽他日于其屋
其文鏗鏘金石知春風在席是又一大快也容有聞而
疑之者以爲公以性命之學豪傑之才受知于天子繫
望于蒼生麒麟閣雲臺乃其所有事也顧切切焉于故園
一屋若何邪九思曰不然夫古之君子進則有爲于天
下及其老而休也未嘗無行樂之地焉若東都裴晉公
洛下司馬君實有堂有□吟嘯傲于以暢其後樂之
懷而順其既暮之齡斯固終始之節古今之所難也公

自發解舉進士令宜陽司諫𡊮尹京兆撫巡西夏入副
內臺且三十年矣九思別公久聞公鬚已盡白髮白亦
過半則其所以爲憂天下者從可知矣然年未耳順神勤
勤逼人出入將相之事方倚注焉豈能及于枊房之遊
也追夫策雲甚之勳業圖麟閣之形容然後奉身而退
優游枊房之下故今亦豫設焉以爲他日之地耳豈切
切于此者邪若夫俯仰造化尋識至理乃公自得之妙
盖亦泄邇庭草之意故九思于此未敢率爾以言姑述
客對以復于公公果不鄙賓之屋壁他日或口出焉野
九思侍凡杖聆謦欬豈是又一大幸也

咸陽縣新修河岸之記

咸陽縣在省城西五十里渭水自西南來帶縣西襄其東南岸相距城趾不二丈許歲久崩塌浸溢每當秋水漲河泥漾可畏嘉靖己丑邑監察御史王君獻以

亡變家居安常歎息以為此岸修築弗亟旦有一朝之
患奈何是時都御史寇公天叙巡撫關陜御史君乃
以書請之不果明年庚寅都御史麻城劉公天和代
之巡撫一宮行部至咸陽御史君又以為言劉公慨
然行視河岸以為百數生靈生死繫焉不早圖不可
鎮守太監晏公宏巡按監察御史朱公觀議以克合
是時守巡則左參政江君珊僉事張君桐而江君則
奉檄營度分為十五每工以營祭官一人義官二人
民之饑貧者千有一人督修之而總之者則臬司僉
事馮鵠其人焉取楢木于本地之栢取石于鄠南之

山取鐵若石灰于公羨之需取夫役若卓于鄉邑而
量其廩生多寡焉主之者知縣陳大倫暨縣丞
王紹祖則承命以從事工始于庚寅冬十有一月越
明年辛卯月告成事凡用柏木以株計則五千
三百九十有九石以塊計大小則萬有四千有二百
灰以石計則千有四百鐵以斤計則二千八百七十
有五夫役以人計則十百車以輛計則七千六百有
一修元岸閘以丈計則四丈有五長以丈計則百
有八十有二而計其終始則百有四十有五日云于
是鑿泉長二西安郡守周不聞知與夫冠蓋東西行

過吳者及閭邑之老稚歡欣歎羨以爲御史君之心仁于鄉矣向非巡撫劉公之果斷神識則亦未能成功若是之易也至于鎮守巡按二公之協謀分守江君之勞瘁皆不可無記以告于紫閣山人王九思王九思曰春秋築一臺作一門必書重民力惜民財也是役也一舉衆美備暫勞永逸爲世世利其曷可忘是用書之以詔于後其或闕焉有未竟者嗣而葺之無憚于叢怨於乎是豈徒爲一身一家者哉有官君子其愼思之若夫衛所鄉邑小大之職若民有事于斯法得牽連書姓名者具在碑陰茲不暇及云